

大眾文藝叢書

楊趕會的第一家

俞 林 著

楊趕會的第一家

俞 林 著

天下圖書公司印行

楊趕會的一家

著者 俞 林

印行者 天下圖書公司

北京地安門內米糧庫二號
上海黑圖路五二〇街二五號

• 印翻准不 • 有所權版 •

一九四九年十月
在北平印華北第一版

目錄

第一章 苦日子

- 一、耿百歲收租……………一
- 二、趕會娘看閨女……………一〇
- 三、「爲了園子薄了地，爲了閨女窮了兒。」……………一五

第二章 鬥爭

- 一、一家人像一家人……………一二
- 二、謠言……………三一
- 三、反謠言的鬥爭……………四〇
- 四、反「掃蕩」……………五二

第三章 鬥爭換來好光景

- 一、麥熟……………六九
- 二、拔麥……………七七
- 三、自由結婚……………八三
- 四、兩個錯誤和一件喜事……………九一

第一章 苦日子

一 耿百歲收租

頭抗戰那年秋天，糧食剛上了場，耿百歲騎着毛驢，帶着管賬先生，到白草溝收租——這道白草溝從溝口到溝掌，連上溝溝岔岔，一共有十多個大小山村，住的全是耿家的佃戶——每年耿百歲都要親自下來，住在靠溝口的山嘴村，從開收到收齊至少要半個月。他每年都住在楊家戶的大輩子楊福聚家。他到村後，不用一袋烟的工夫，全村大人小孩就都知道了，不管在家裡，還是在街上，頭說話誰也得四外閃閃，生怕說錯了什麼話叫東家聽見。

這山嘴村有四五十家，緊靠着山坡，一層房子比一層高，頂上層住的是楊趕會家，一排三間土坯房，房前是一個平台，又做院，又做場。這時剛打過場，還沒有揚出來，趕會娘見莊稼都收到場裡，就把這一攤子丟給趕會兩口子拾

撥，急忙忙的趕到十里外閨女家去幫秋。

耿百歲當天晚上發出話來；說第二天就要從楊趕會家開收，這一下可忙壞了楊趕會，天不亮就起來跑到溝外鎮子上買回半斤豬肉，秤了四斤白麵，囑咐媳婦給財主好生做飯；然後一個人急着去揚場——因為媳婦不能帮他，他又要挺直腰板揚，又得彎腰裝簸箕，工夫不大就累出一身大汗。

這樣忙的也不光他一家，從平台上往下望，全村的場都在它下面，男人，婦女，連小孩子，都緊着打場，翻場，揚場，揚起來的塵土穀芒子滿天飛，落的每人頭上，臉上，身上滿處都是，老遠的一望，活像一羣土猴。

趕會媳婦在屋子前頭做飯，趕會離他二十來步，誰也不能放下手裡的活，兩人只能放高嗓音說話。媳婦先開的腔：「滿倉他奶奶（指趕會娘，滿倉是他三歲的孩子）一見活忙了，就緊到他姑家去，閨女倒是比兒子親，」楊趕會沒吭聲。過一會媳婦又問：「滿倉他爹，他奶奶又給他姑帶啥東西去啦？」楊趕會說：「俺沒看見，有啥好帶的？」媳婦氣不服的搶白說：「看你這個孝順兒子，光等你親眼看見，連咱這三間房子也就搬走啦！」楊趕會沒再搭言。

天傍晌午，媳婦把飯安排停當，揭開鍋蓋；半鍋粉條子燉豬肉，沖鼻子香。半天坐在鍋台後頭的滿倉扒着鍋台要吃的，趕會媳婦顧不到他，拿過一個大盃就去盛菜，楊趕會走過來一聲喝住他：「不行，你看盃邊上淨飯格巴，那麼髒，那端出手去了？快借兩個綠豆盃去，端上去也像個樣。」媳婦不耐煩的說：「事這個多！吃個飯還挑三檢四的，啥盃吃了不是一樣的不餓！」說了把勺子一攔，不管滿倉在鍋邊叫喚，就跑着去借傢伙。這一來，耽誤了時間，沒有等她弄停當，楊福聚的小子叫二混子的就催來了。

楊趕會端着兩盃菜走在前邊，媳婦端着麵條緊跟着，一直送到楊福聚家正房屋裏，一進門邊就聞到一陣嗆鼻子的大煙味，楊福聚的小子二混子打開門帘子，楊趕會小心的低着頭進去，媳婦也跟進來。

耿百歲剛抽足大煙，躺着養神，聽說送飯來了，睜睜眼，懶洋洋的坐起來，只見炕桌已經擺好，隨後放上了兩盃菜，和兩盃麵條，耿百歲把眼皮往上一翻，冲着楊趕會兩口子上一打量，不由皺起了眉頭。原來楊趕會揚了半天場，混身上下都是浮土，穀芒子，耳朵，鼻子裡不用說，連眼毛都變了色，趕會

媳婦在場邊做飯，也落了一身。耿百歲挺嬌氣，一看這樣心裡就飽了；剛用手一扶盪邊，只見一個大姆指印印在上邊，再看看趕會媳婦那兩隻黑手，那裡吃的下，再用筷子往菜盪一攪合，見兩盪是一樣的油烘烘的肥猪肉，更不想吃，「扒！」的把筷子一放，臉往下一搭拉，八字鬍子下邊的嘴撇老高，隨後說聲：

「端回去吧，吃够啦！」

這真像一聲青天霹靂，不光站在地下的楊趕會倆口子吓了一跳，連坐在對面正要動筷子的管賬先生也忙放下筷子。還不等別人看出風頭來，耿百歲又厲聲厲色的喝一聲：「快端走！死的那兒啦？」

楊福聚聽着屋裡出了事，連忙進來，等知道是怎麼回事以後，一邊訓斥着楊趕會，一邊自個陪不是：「都怨我囑咐得不週到，東西現成，回去另給東家做點順口的——這菜做的就是不像樣，你看這麼大的肉塊子叫誰吃，莊稼人不會做東西，——端回去另做吧，叫東家跟着咱們挨餓了！」

楊趕會早沒有主意，端回去另做？那裡還有東西？不端回去，人家不吃，

這一關過不去，心裡真有火，可不敢住外冒：窮人過年也吃不上這樣的肉菜，還嫌不好，這不是故意刁難人？他心裡這樣一叨念，耿百歲見他不動可就發了脾氣，伸手把一盤肉菜從桌上往地下一推，趕會媳婦只見剛借來的那個綠豆筍在空中一滾，什麼也不顧了，上前一步，伸手去接，筍沒落地，潑了一懷一褲腿肉菜，炕桌上，炕沿上，弄了個滿世界，楊趕會再不能猶豫，緊上前把飯菜端下來。

兩口子含着眼淚退出來，跟楊福聚問主意，楊福聚是楊家的長輩，出了事不能不管，只得把自個伺候東家的肉割給他一塊，叫二混子媳婦幫着去炒菜，才算對付了過去。

吃過飯，天就過後半晌了，楊趕會把揚好的黃澄澄的穀子堆成堆，再把場上打掃乾淨，專等東家來收租。等了半天，耿百歲才出來，後邊跟着管賬先生，兩手抱着收租用的大斗，楊福聚在前邊領道，隔兩三丈跟着一羣看收租的佃戶。

楊趕會送飯時，在屋裡沒看清耿百歲的臉色，到太陽地裡來一看，只見那

張四四方方的臉，活像黃臘做的，濃濃的八字鬍子，看着又不順眼，又叫人害怕，頭上戴着四楞見方的黑緞子帽盔，更顯得那張臉四四方方，不像個人形。

耿百歲站在場中間，倒背着手，往四周一瞧只見看收租的佃戶都站在場邊，正中心意，他先扯兩句閒話：「你娘不在家？」楊趕會死板板的回答：「看俺妹子去啦！」「你不是還有個兄弟？」「放羊去啦，他給村裡放羊，」「多大啦？」「今年十五啦！」耿百歲嘿嘿的笑兩聲，瞰衆人們一眼，說：「真過的快，都十五啦，又多了一個幹活的，你這日子還愁個啥？」忽然扭頭招呼管賬先生：「天不早了，給算算該批多少租，就地把糧食過了斗。」

管賬先生把賬本打開，用算盤一撥拉，連新租帶舊欠，應交六石七斗五。楊趕會心裡早有數，兩下相符，沒有話講，頭過斗，東家要驗糧食，耿百歲走到糧食堆前，抓一把穀子，在手心裡攤開來看，再用嘴吹吹，看乾淨不乾淨，管賬先生也學東家的樣子檢驗一番，覺着糧食拾掇的還乾淨，專等耿百歲說聲過斗就動手。耿百歲抓了一把又抓一把，且沒完了。

楊趕會兩眼巴巴的盯着東家的手，等他發話。耿百歲到底說話了：「趕會

，這糧食可不乾淨呀！」楊趕會一聽活像潑一頭冷水，嘴都結巴了：「怎，怎麼？這，這還不乾淨？」東家抓把糧食叫他看：「乾淨不乾淨你自個看，穀芒子，草籽，這可差了大成色啦。」楊趕會一點也看不見東家說的穀芒子草籽，發急的說：「東家，我揚了兩遍啦，這可不能……」耿百歲臉一搭拉，帶氣的說：「揚兩遍？三遍也不多！不揚個四遍五遍的就不能交我的租子。」楊趕會早叫送飯的事吓住了，緊說：「我再揚兩遍，我再揚兩遍，用簸箕簸乾淨。」

「誰有那麼大工夫等你簸！十去一！」財主的話一個字像一塊石頭打下來一樣。

「十去一」就是交一石算九斗。楊趕會一聽腦袋一發漲，緊抓一把穀子叫東家看：「東家，東家，你看這糧食能十去一？東家……」耿百歲理也不理的扭過身去，楊福聚替楊趕會求情：「東家，今年天年不好，糧食就是差成色，再叫他簸兩遍吧。」耿百歲一點也不給面子，只對管賬先生發命令：「過斗！」

管賬先生搬過加大斗（地主收租專用的大斗，比通用斗多一升，叫加一斗）往糧食堆旁邊一放，對楊趕會說：「既是東家說出口來，先過好斗再說。」說了就逼迫着楊福聚和楊趕會帮他過斗。楊趕會頭直發漲，就地一蹲兩手抱着腦袋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管賬先生只得喊了一個佃戶打帮手。

這樣一個加一，一個去一，六石七斗五變成了八石一斗，等把糧食過出來，剩下的連兩石也不够了。趕會眼看一年辛苦打下的糧食，不進家就要叫人駝走，鼻子一酸，眼圈紅了，他一下站起來，湊到東家跟前哀求：「東家，多給留下個吧，一家五口子人……」

正這功夫，不知道楊趕會的兄弟楊小山從那裡鑽出來了，小孩子家不知道輕重，劈頭就是一句：「耿財主，你這是廟門口攆要飯的，要窮人一死吧！」耿百歲正倒背着手望天，猛聽了一楞，回頭一看却是個毛孩子。

「怎麼說？」耿百歲一捲袖子，臉上的青筋暴起老高來，指着楊小山喝了一聲，「我要窮人一死？」瞪着賊眼冲站在場邊的人們一掃，接着高聲說：「你們這把子種地的真沒良心！是誰養活着你們？沒有耿家的地，你們鬮毛裡會

變出糧食來？我姓耿的幾輩子的財主，高門大戶，憑地收租，憑銀子放賬，啥時憑過別的？」

楊小山楞虎虎的，並不怕他，旁邊張大嬾家二妮子，從小常和他一塊上山打草，吓的直往後拉他，楊小山却不在乎的兩手指着分開的兩堆糧食說：「俺們種一年地，風裡來雨裡去的，落那麼一擰擰；你們財主分這麼一大堆！……」不等他說完，大夥都上前把他推走，楊趕會急的又躁腳又罵：「你這個混仗東西！羊不管了，你家來充那路子神仙？給我滾！」

耿百歲正想當着大夥面抖威風，殺雞給狗看，這一下叫他找住岔子；又吹鬍子又瞪眼，指着周圍的人說：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是我姓耿的沒良心，趕會，地是我的，既是你兄弟看着種地不合算，俺另找主，家裡放着個大閨女，還怕找不到婆家？真是善沒善報，你爹下世的那一年，你娘領着你們一群吃屎的娃娃，上我門上磕頭，不是我存心拉扯你們成人，租給你們十畝拔梢的好地，要飯也得餓死你們。好吧，剛長了翅膀就忘了誰養活大你們的了，——我把地抽走！」

話一完耿百歲甩袖子就走，楊趕會早吓傻了，心急之下，想痛打小山一頓給財主出氣；可是財主已經走遠了，他緊趕了兩步，一想自己嘴笨，說不出個話來，不知道如何是好，就地一蹲哭了起來。

楊福聚拉起他來，責備他說：「你這麼大個人，哭頂啥事？你先停停，我去給你求求情。」楊趕會才止了聲。回頭見管賬先生正裝糧食。媳婦摟着滿倉坐在門口，堵着嘴啼哭的成了淚人。看收租的人們也散了，小山早跑的沒了影。他不知道幹什麼好，急的一個人在場邊上打磨磨（轉圈子）。急了會子沒有用處，只得坐在地下，等着楊福聚的音信。

二 趕會娘看閨女

趕會娘的閨女，秀閣，住在狼窩溝。娘事檢忙的時候來幫秋，娘倆個在場上一連忙了三天，不用看娘細胳膊細腿，活像柴禾棍，可是幹起活來還有勁，晌午娘倆歇了工。秀閣點把火熱了熱米湯，溜上兩個餅子。娘逗着秀閣的孩子滿園玩，把給滿園帶來的一雙老虎頭鞋從炕頭裡拿出來，提在半空裡叫滿園看。

，嘴裡喊着：「俺家寶貝，看看這是啥呀？」滿囤伸着手要，娘蹲下給外孫穿上，把個滿囤樂的兩手抓老虎耳朵，黑泥巴臉一鬆笑了。

「看你樂的那個樣！」娘用手指點着孩子的鼻子說：「多體面個孩子，看老娘（即外祖母）給你捎來的鞋多好看，老虎頭，這兩邊是萬字，還納着方勝兒。後邊是大紅提跟，這是你姑老娘給你表哥的，我偏不叫那個滿倉穿，叫俺家寶貝滿囤穿，你疼老娘不疼？」老人不管孩子懂不懂，說一句點他鼻子一下，逗的孩子格格的笑。

燒火的秀閣在一邊聽着心裡不好受：她知道娘喜歡滿囤，不喜歡滿倉，都是因為娘「偏向」自個，和哥嫂弄的很「生分」。說起來話長：都是因為三年前丈夫欠賬還不記，滿囤剛滿月就跑到外邊，一直沒有音信，娘看着他一個年輕的守着個孩子，顧了家裡，顧不上地裡；生活過不下去，娘就瘋了似的，有點東西就給她送。娘家又不是好過的主，哥嫂子也沒吃少穿的，就嫌娘偏向閨女，爲東西短不了吵架生氣。村裡人們說娘是：「爲了園子薄了地，爲了閨女窮了兒。」秀閣弄的幾年不回白草溝。秀閣是個要强的人，不出在萬般無奈她

不肯留娘的東西，因此秀閣聽了娘逗滿園的話，心裡並不痛快。

鍋蓋上騰騰的冒着大氣，秀閣住了火，在肚裡斃了半天的一句話，鼓了鼓勁說出口來：「娘，你連這雙鞋捎回去給滿倉吧。我留下那疋布就行啦。」怕娘聽了不痛快，又解釋一句：「這雙花鞋平常也不好穿。」

娘真個不痛快，看秀閣一眼，問道：「怎麼，嫌我給你帶的多啦？」

秀閣笑着說：「我是怕嫂子不痛快！」娘更加不高興的說：「你怕她不痛快，不怕你娘不痛快，行，行，我以後再不捎東西，叫人家拿我當賊看！」秀閣沒想到娘會突然生這麼大的氣，不敢再言語了。

娘呢，一個人自個難受起來，蹲在孩子面前，低着頭，偷偷的擦淚，孩子拉她摸老虎頭，她也沒理會，她覺着受了委屈，自個不顧媳婦的白瞪眼，不管兒子不痛快，半偷着半藏着的給閨女拿東西，還不是因為閨女窮，沒男人照應嗎？外人說娘不疼趕會，因為娘懷着他的時候去趕廟會，沒等趕回家，生在會上了，起了「趕會」這個名，從此不疼他，其實閨女沒嫁人以前，娘非常疼趕會。娘一心不能兩用，顧了閨女，就把兒疏遠了，娘不求別的，只求閨女能把

沒爹的孩子拉扯大就行了。娘這一片苦心秀閣不是不知道；可是爲什麼又說出不要娘帶來的一對鞋呢？娘突然生氣就是爲這個緣故；可是再往下想，能怨秀閣嗎？閨女是個有志氣的人，她是怕嫂子說閒話，自個爲什麼跟閨女生氣呢？不怨閨女，能怨趕會兩口子？也怨不着！怨自個？更怨不着！都怨窮！娘爲這個「窮」字低下頭擦淚。

秀閣見娘哭了，心裡真堵得慌，可是又掙扎着裝高興，對娘說：「娘，揭鍋吃飯了，有你愛吃的棗餅子。」說着秀閣揭了鍋，娘也偷着擦乾了眼淚，幫助秀閣拾掇，吃飯的時期，誰也不提剛才的事情。

吃了飯娘倆又忙着翻場，等日頭偏到老西邊的時候，從山梁上下來了一個孩子，像羊似的，一竄一蹦的，一直奔秀閣家來。秀閣盯住看了會子說：「不是他二舅？」娘花眼看不清說：「他給人放羊，沒事來幹啥？」秀閣等了一會看清了：「就是小山，那不是穿着那件淺藍褂子！」

來的果然是楊小山，老遠就喊了一聲：「娘！」

猛聽這一喊，娘立刻知道出了事，沒敢答言。秀閣說：「看你驚驚炸炸的